



隆按莽傳總只一詐字迨其後則詐而愚矣又總只以符命欺人迨其後則且以自欺矣當時舉兵者數莽罪惡萬千桀紂則以桀紂未嘗篡逆也豈浪語哉

隆按傳內凡曰咸為莽言曰在位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

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

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唯莽父曼蚤死。不

侯。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

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

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敦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

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

曰諡恭寬者以  
百數曰護等深  
訟恭功德曰光  
等舉恭曰群臣  
盛稱恭功德曰  
疎為崇草奏稱  
恭功德曰民上  
書者八十餘人  
曰吏民上書前  
後四十八萬七  
千五百七十二  
人等類皆根外  
交英俊一句來  
又凡曰鳳且死  
以托太后及帝  
曰鳳上書願分  
戶邑以封恭曰  
根薦自代等類  
皆根內事請父  
一句來  
茅坤曰賈誼  
行如此

也。繼統。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父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而師古曰激

茅坤曰巧佞鬼  
魁如此

隆按傳內凡曰  
賞賜邑錢悉草  
士曰切青獲令  
自殺曰願出錢  
獻田助給會氏  
曰水災每素食  
曰上言不宜采

急動也。而慙也。莽兄求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而音女六反。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備也。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此兒謂未博。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

千八百以所  
益與長御奉  
共養者曰辭讓  
四千萬曰以三  
千三百萬曰十  
一勝曰復以千  
萬與九族貧者  
曰執宇送獄死  
曰下議者皆寢  
勿上及曰乞骸  
骨曰復乞骸骨  
曰稱疾曰固辭  
曰讓還曰固讓  
曰不得已起受  
之類皆根諸情  
取名一句來  
又按此傳每提  
出一段綱領而  
後以次叙之  
又按欲今名譽  
過前人與傾其  
諸父句相類

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  
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高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今名譽  
過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  
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  
夫人比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  
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  
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群臣朕  
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

茅坤曰陰末長  
罪其陰妬持正  
如此以退為進  
其巧媚又如此

書言病也一日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  
以病而移居也  
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  
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  
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  
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  
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

茅坤曰詭托持  
正其籠絡朝廷  
又如此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

謂至置。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

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

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

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

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

莽。服虔曰黃郵在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見天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

之以從所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

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

茅坤曰又能折節養望如此

茅坤曰海內諸生歸心矣

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

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

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元壽元年

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

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

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

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

師古曰癩創痕也美玉可以滅癩。欲獻其瑒耳。即解其瑒。

服虔曰瑒音衛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瑒字本作彘

從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瑒自雕瑒字耳音篆也

王慎中曰孔休  
可謂見於衆人  
之所未見者矣  
惜班氏不以之  
冠清節之士也  
茅坤曰善攬權  
如此

茅坤曰誅董賢  
又能持正而攬  
權如此

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值也遂推

碎之師古曰推音直追反其字從木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

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

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

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

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

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

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

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

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

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

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

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

孝哀傳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

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

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益而引致之今入罪

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

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

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

茅坤曰抑其不  
爲黨者

莽坤曰迫切太后又如此

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人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稱舉之謀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

隆按此數人者皆莽所謂開國元勳故先叙於此為下文張本云

王維楨曰莽色厲言方一段道破莽心事是綱領語

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荼師古曰荼或作擦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

莽坤曰莽之奸自古所見而班固之指畫亦足以別之

隆按自始風益  
州至此正上以  
感太后處

劉奉世曰行事  
即已之行事

故事。太后名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屬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

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衰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閱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



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其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

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

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邲

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邲為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

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莽雖

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

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

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

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

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

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

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

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

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群僚眾位而公宰之功

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

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

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群公復爭太

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

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負也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

茅坤曰驩四海

茅坤曰驩群小

茅坤曰驪諸侯  
王及累朝功臣  
之後之心  
隆按自莽上書  
至此正下示信  
于衆庶處  
又按又欲專斷  
可是細此下是  
專斷事

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  
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  
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  
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  
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庶又欲專斷知太后馱政  
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  
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  
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  
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今衆事煩碎朕春  
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

隆按權與人主  
伴結上文與又  
欲專斷句相顧

茅坤曰收攬天  
下窮民之心

故選忠賢立四輔群下勸職未以康寧孔子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  
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  
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  
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  
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伴矣莽欲以虛名說  
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  
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  
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

呂祖謙曰莽之前後不相揜皆類此

尊父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闕師古曰闕門國不蒙佑皇帝年在繼祿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益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勤身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

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勛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

茅坤曰又數外夷以為虛聲

隆按莽上言不  
宜采女此亦上  
以感太后處  
莽坤曰抑族黨  
支展之女而專  
以所生女媚上  
却又網羅庶民  
諸生郎吏上書

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  
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乃者國家  
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  
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  
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  
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亡  
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  
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  
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  
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勲堂堂若此

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

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

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

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

策告宗廟雜加上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

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

師古曰王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修上

音于放反

漢書卷九十九

王棹曰奉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弄于田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此寒浞之所家此寒浞之所以篡夏也奉不

寒浞泥而事與之合豈篡弒者固同一術耶隆按分金與十

隆按此奏稱恭功德然而恭未即真之前其所為謀逆詐偽情態已悉載此奏中矣列史詳載其詞亦是此意茅坤曰予十一勝家固結群騰之心予九族負者固結支庶之心曰一頌其砥

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修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修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

孝之至也侈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

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

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

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

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勝家群臣復言今

皇后受聘踰群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

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

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

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

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

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成帝及太后也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

反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

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也

也拂音弗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

行

茅坤曰二頌其  
翦奸

茅坤曰三頌其  
待正

茅坤曰四又頌  
其被讓賦

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  
 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  
 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  
 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  
 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  
 侯董宏希拍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公手劾  
姬為帝太后也公手劾  
 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  
 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  
師古曰大雅蒸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如食也。強。圍強。梁。圍扞也。公之謂矣。深執謙  
 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

茅坤曰五又頌  
其退權倖

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  
 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師古曰詭。違也。斥逐仁賢。  
 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  
師古曰遠去。去朝廷而就其疾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  
 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頽。  
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頽。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頽與倖同音。才。  
 醉。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中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傳  
 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傳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  
 山。張晏曰。傳太后讚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  
 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

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

曰言哀帝既崩丁傳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賴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

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

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也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

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

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

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

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竟竟遂自絞殺人不還踵

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為寧朝非

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

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

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

白內故泗水相豐稔令邾師古曰甄豐甄邾也稔讀曰邾與大司徒

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

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

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

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

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嬰

茅坤曰六又頌其任賢

茅坤曰七又頌其讓封土

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嬰

茅坤曰八又頌其讓寵盛

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

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

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俾於天子當時之會

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

而不當也書曰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虞書

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

于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

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矯正也割財損家以

帥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

茅坤曰九又頌其躬節儉

茅坤曰十又頌其贍國乏

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

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糴得粗及

僅足而已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印市言其衣食所須皆

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反闕音空穴反

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

業為眾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

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

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

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



茅坤曰十一又  
頌其咨賢士

茅坤曰十二又  
頌其篤厚祐

降按適分十二  
改每段引證而  
歸結於恭此排  
比體也  
又按此上言恭  
功德此下言稟  
賞之典當如其  
功德云

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闕穀於菟也公儀子  
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  
茹音人  
諸反  
茅覆屋  
者也  
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行  
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  
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  
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  
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

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之百里華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

不敢擅天之功也

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揆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為萬世基基成而賞不

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

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

遴師古曰遴與宏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

充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

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繇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

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

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繼祿皆為通侯孝宣皇

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

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師古曰遞統也謂相圍統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

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統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

遞音滯

許應亨曰陷謂人離間之也假謂與告請假之類類說太牽強矣

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朝之執事仁非同類割斷歷

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

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

曰標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標音匹遙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

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

公又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

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

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

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

其上者也。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檢局也。

亦踰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兼商奄。

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封父之繁弱、夏后之

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祝宗卜史。

宗太卜、太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官史凡四官。

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有所法象。

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即祀上帝于郊，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戾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為魯公也。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亡原

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弟也。詩曰：王言

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讎用也。有善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報當

如之，不如非報也。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

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

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內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

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

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

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

陸按唯陛下一段總收一篇之意而結言之漢文往往如此又按此篇開合抑揚種種有法亦漢文卓絕者可與劇秦美新文並傳

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

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

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

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

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

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

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教盡伯

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師古曰：報，報備也。今天法有設，後世有

祖。師古曰：祖，始也。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群公，群公方

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

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

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

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

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

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

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

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

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

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

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馬懷子。師古曰：馬

皮日休曰：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平其親必捨。

而事之公子開  
是也愛人之權  
過乎其子必殺  
而殉之易牙是  
也自茲以降為  
夫強臣者將欲  
奪人之宗必殺  
已子王莽殺子  
宇是也孟子云  
古者易子而教  
教且不可况其  
殺歟

茅坤曰敢為非  
常之譽望以傾  
動海內

其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莽奏言宇為呂寬等

所註誤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

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

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

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

師古曰四國謂  
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

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已者

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  
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

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

護軍竊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

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臯喟然憤發作書八

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

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  
官簿言用

之得選  
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

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

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

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

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

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群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

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

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

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師古曰：眡，古視字。將當遂

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

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爲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

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

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

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

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

隆按凡奉書  
辭爵總是上以  
感太后處

師古曰信  
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  
眠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上  
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  
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  
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  
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  
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  
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  
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畿省  
官職今豐宜復之穀梁傳  
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  
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為

隆按以所益錢  
與長御奉共養  
者亦是下示信  
於眾庶處  
茅坤曰結太后  
之左右心

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  
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  
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大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  
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師古曰執  
亦謂組也如相國  
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  
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  
御也共音居用反太保舜奏言天下  
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  
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王  
郤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  
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

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

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莽

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

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負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

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

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摛所

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摛所作大篆書也摛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

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

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

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

茅坤曰收天下異能之士

隋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

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

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

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

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遠也唐

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

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

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

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裕祭明堂

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

茅坤曰漢書于議九錫下即系以天變深矣



茅坤曰恩溢宗室  
胡纘宗曰聖人  
謂誠能動物而  
莽以詐偽蔽天  
下之耳目信之  
者至五十萬人  
上古未之有也  
此知人之所以  
難而堯舜其猶  
病諸

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  
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  
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  
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  
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  
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輳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  
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  
上與陛下有葭苧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苧者其葉裏  
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  
故以為喻葭音加苧音乎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為

茅坤曰歸功太  
后

列茅坤曰讓功同

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  
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  
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  
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  
群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  
莽實無竒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  
什一受群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師古曰  
言皆不  
曉又遺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  
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群公之故也師古曰休  
庇廕也陛下  
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

茅坤曰又禁頌功德者

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間非。則臣莽當被誅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甄邛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

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群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

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

張晏曰。宗臣有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

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

也。雍亦和也。自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臻。太平已洽。帝者

之威。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

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

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

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

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已而聽也前公宿

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

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

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

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

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

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

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克朝危殆甚

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

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

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

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

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

天下和會大衆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

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

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

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

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

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

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

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

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

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夫符仍臻元氣大同

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

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

為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

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

王偉曰此權臣受九錫之始

首再拜受綠韍衮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韍音弗韍音畢

瑒瑒瑒孟康曰瑒瑒王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

音布孔反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易頭飾也出履二

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者也解龍旂九

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

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

甲冑一具師古曰冑胃兜鍪秬鬯二卣師古曰秬音攸又羊九反

圭瓚二師古曰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

物也師古曰孟說也尊者不欲露而署宗官祝官卜官

升陛故內之於雷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

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

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

傳籍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師古

符也日傳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

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

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

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

日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壯火以地二為北故火為水妃令通子午以協

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比方也午南方也言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

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風俗使者八人還

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實也賈音價官無

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

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

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

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平

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

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

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

胡纘宗曰莽以金帛誘匈奴謂之化可乎太平豈莽所能致其言祥瑞皆承言者偽為而果太平也哉予孟堅於是乎缺矣

莽坤曰又誘西

漢書卷九十九  
五帝本紀  
九  
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鹽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云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

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

服虔曰唐

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凡十二州州名及

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年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泉陵表爲誤也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

隆按凡終弟及  
自古而然矧五  
王四十八侯皆  
長大乎而恭特  
選立玄孫中之  
最幼者蓋此時  
篡訛已畢露矣  
而一時宗室大  
臣曾不見出一

言可否豈皆念  
不及此耶則不  
直氣運使然而  
人心已無漢矣  
又按太后曰此  
誣罔天下此一  
語足概莽之為  
人太后而今日  
知之哉亦晚矣

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

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

身伐藏策。金勝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

依周公為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

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零三年。奏尊

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

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

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

輝光謝蹕。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

治之也蹕音

許驕反浚音峻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文

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群

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

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

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

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

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君攝焉。

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群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

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

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今短命而

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玄孫年在纒祿。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躡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

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

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

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

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棗。之篇也。邵公。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夔以告之。夔。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

共音恭。棗音匪。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

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

故不說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依。謂周公踐天子



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縗麤未除師古曰縗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

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

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

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

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

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

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

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

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

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

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

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

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

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

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

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

王慎中曰當時不甘於莽者僅一劉崇爾而又率爾輕發以取敗亡傷哉

隆按竦兩為人作奏其詞甚工而其言悖逆則罪且浮于莽矣

為太阿右拂

師古曰拂讀曰弼

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

師古曰安

眾康侯月長沙定王子崇即月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

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

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耻也吾帥

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

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

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

大統幾絕宗室幾弃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

師古曰陛

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

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

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

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

廢得比肩首復為人者嬪然成行

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

人反行音下郎反

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

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

下喁喁引領而歎

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顛

頌聲洋洋滿耳而

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

太皇太后日具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

師古曰先為設

問復陳其事也

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

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

師古曰屑屑猶切切

動作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

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而安眾矣崇乃獨懷  
 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  
 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  
 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奔其  
 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緊反百歲之  
 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  
 在耳首飾猶存為計若此豈不諄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臣  
 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汙池  
 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

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

棧之上則覆之所以為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為戒方今天下聞崇之

反也咸欲奮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疾也音佛

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

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

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

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

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釜也豬崇宮室令

豬崇宮室令

豬崇宮室令

豬崇宮室令

豬崇宮室令

漢書卷九十一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求監戒。願下  
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於是莽大說公  
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  
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  
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  
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  
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力  
竦之字。力  
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  
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劉崇  
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  
音竹刀反。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  
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  
吏置率更令。廟廐厨長丞。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  
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  
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  
已列。太保舜。太司空豐。輕車將軍邛。步兵將軍建。皆  
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  
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  
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  
孫匡為并力侯。益邛建各二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傳

茅坤曰以下斬  
次莽之叢怨而  
構亂矣

隆按翟義聲莽  
之罪以行天罰  
已非劉崇草草  
輕發者比矣迺  
竟不免汚池之  
慘其氣運使然  
哉

幡等

師古曰幡音敷  
元反其字從巾

然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

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直五

千。契刀。直五百。大錢。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

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

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

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師古曰東平  
煬王之子

移檄郡國言

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

師古曰共  
讀曰恭

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

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

師古曰放依也大誥  
周書篇名周公所作

也放音  
甫往反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

政孺子之意。

師古曰諭  
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

分屯諸關。守院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

翟義。

師古曰和  
音胡卧反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

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

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

師古曰為使  
而監軍於外

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

師古曰心  
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

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二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

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求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羗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

隆按此奏虛叙  
只一結句見題

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

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

四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

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

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

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

群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

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

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已止也

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

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

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

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

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

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群臣復

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

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

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

隆按真字與假  
字相顧

王世真曰恭之

許也温之伎也

敬塘之鄙也雖

得天下耻弗洗

也

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

師古曰輯字與集同

昔殷成湯既

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

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

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師古曰屏猶擁也

是以殷有

翼翼之化

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

之中周有刑錯之功

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因固空虛

今太皇太后比

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

委

任安漢公宰尹群僚衡平天下

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

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

瑞出冊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

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

皇帝遂開祕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

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殷因於

夏禮周監於二代

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

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

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之不可

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師古曰匱

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言人修行道德有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上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

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修行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

靖元元之効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

茅坤曰諛臣巧

言至此



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使也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乎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

按莽切殺子已殺子字與其妻已母死不哀而總服已殺兄子光與光母已又殺子臨道後且欲辱女節骨肉且然何有一孺子哉又按初以為名後復以示公義此叙事中斷案

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

呂祖謙曰世謂莽始矯偽而

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

改節是不然利  
在孝友則孝友  
利在悻雷則悻  
虐終始為利  
而已奚改節之  
有哉

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京言齊郡新井雲

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

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

七之院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

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

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

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

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

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名

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

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

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

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師古曰眡古視字也及前

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

將元年案其本事其忠可夏賀良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

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

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

師古曰孟侯也孟侯者言為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

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

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

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令就之使其長大也。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

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

策書其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

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

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則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

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

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

神壇。師古曰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

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

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

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

屬予以天下兆民

師古曰屬委付也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

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

直定

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

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武志反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

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

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

皇天上帝威命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九上

